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考證

經部

卷十六

纂修官候補司業臣王太岳

臣曹錫寶

謄錄拔貢生臣張山莉

欽定四庫全書考證

卷十六　經部

葉氏春秋傳

春秋左傳讞

春秋公羊傳讞

春秋穀梁傳讞

陳氏春秋後傳

春秋分紀

春秋講義

春秋列國世紀編

春秋說

葉氏春秋傳　宋葉夢得撰

卷一

隱公三年宋公和卒傳外諸侯何以卒刊本諸侯訛大夫據經文改

卷三

桓公元年公會鄭伯于垂傳左氏以為定公位刊本位訛會據左傳改

卷四

六年春正月寔來傳夫州公既冬過我刊本州訛周據

經改

十有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傳鄭武公父子為司徒是也刊本徒訛寇今改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傳蔡叔何以得字刊本叔訛侯字訛氏並據經改

卷五

十有八年葬我君桓公傳碁內陵外則壇之刊本壇訛擅據周禮改

莊公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刊本脫齊字據經增

卷十

僖公二十有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傳若襄王者刋本襄

譌惠據穀梁注改

二十有八年盟于踐土傳則叔武未之敢君也刋本武

譌父據左傳改

卷十二

文公十有三年鄭伯曾公于棐傳是以善其還焉刋本

是譌楚據公羊傳注改

卷十三

宣公十有八年公薨于路寢傳執圭復命于殯刊本圭訛去據胡傳改

卷十七

昭公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以景公為不能兄也刊本脫兄字今增

五年舍中軍傳季氏以冉求帥左師刊本左訛右據左傳改

八年陳公子留出奔鄭傳留偃師之弟也刊本弟訛立據左傳改

卷十八

二十有二年王子猛卒傳故後謚之曰悼王刋本王訛公據史記改

卷十九

二十有六年盟于鄟陵傳而何盟焉著齊志也刋本著訛者今改

春秋左傳讞

宋　葉夢得　撰

卷一

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鄢案謂自京追至於鄢殺之以見其遠穀梁言於鄢遠者是也葉夢得取公羊之説以克段為殺之左傳則云奔共覩後莊公云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則段之存也明矣葉氏不信左傳故取殺之之説其實非也

二年司空無駭入極案無駭亦隱之大夫爾謂之司空者妄也案昭公四年杜洩曰孟孫為司空以書勲則

魯有司空之官明矣此以司空為左傳之妄非是

八年無駭卒無駭當為公子展之子自氏公孫以未三命不得見於經原本自訛是據程氏春秋辨疑改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案經書大雨震電不言霖傳益之以霖而不言電傳固不知經矣原本脫下以霖二字據春秋辨疑增

卷六

襄公二十有七年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案若辰果在申而再失閏當自

二十五年失一閏則二十六年與是歲皆當以建亥為正月不惟遞失一月而四時易序且二年矣案春秋疏云此時斗建在申乃周家九月而稱十一月故知再失閏則左氏之言不誤也葉氏駁傳殊誤

卷八

昭公十有五年晉荀吳帥師代鮮虞圍鼓案杜預以肥為白狄鮮虞與鼓為其別種則二國自不同若赤狄之有潞氏甲氏也今經言伐鮮虞則安得謂之圍鼓乎案鼓屬鮮虞伐鮮虞而圍鼓伐其所主圍其所屬

肥亦鮮虞與國也左傳本不誤葉氏駁之非是

春秋公羊傳讞

宋 葉夢得 撰

卷一

隱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孰及之内之微者也案公及莒人盟於包來見公而不沒者公欲之也莊書公及齊大夫盟於蔇者公所欲也文書及晉處父盟者非公所欲也案傳文有承上文者詳略異耳非有他義所欲非所欲之説似不足據

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案何休以昭定哀為已與父時所見文宣成

襄為王父時所聞隱桓莊閔僖為高曾時所傳聞推其大夫卒日不日為證考之於經皆未嘗有是意也然傳為例亦不能自堅既以桓遠而不諱成宋亂又復曰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隱賢而桓賤也若但以賢與賤為别則又何以分三世而降殺乎至於以所傳聞之世為見治起於衰亂以所聞之世為見治升平以所見之世為著治太平其說亦妖妄案事遠則不日失其日也公羊本不誤何休所解未免支離駁休誠是也駁公羊誤矣

卷二

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錫者何賜也案錫與賜異錫者常也所謂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賜者非常也所謂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者也案爾雅錫賜也錫之為賜自是古義此強為分晰非是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朔也曷為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案五國之師興未見所以辟王者也五國實不辟王而傳為之辭雖以正其義而反縱失五國之罪原本傳訛經今改

卷三

僖公九年諸侯盟于葵丘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案孟子小白之會莫盛於葵丘今以為叛者九國與孟子正相反且小白之會不過宋衛陳鄭曹許與魯七國今但陳不至耳江黃盖不以為常也則九國者誰乎案北杏之會有蔡邾幽之會有許滑滕陽穀之會有江黃淮之會有邢今謂小白之會但有七國殊失考

卷四

文公十有二年子叔姬卒其稱子何貴也案子繫父之稱所以別姑姊妹也禮或謂之女子子原本女子子訛子女子今改

卷五

襄公十有一年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案此蓋傳不知諸侯無軍之制誤認周官大國三軍次國二軍之文案葉氏前觧三命謂公羊未嘗見周官今又謂誤認周官先後自相矛盾

春秋穀梁傳讞　宋　葉夢得　撰

卷一

隱公八年宿男卒未能同盟故男卒也案說已見及宋人盟若以未同盟言之則隱書滕侯卒桓書滕子卒豈同盟者哉原本脫書滕二字據程端學本補

卷二

桓公二年紀侯來朝惡之故謹而月之也案審以桓為非所當朝則前書滕子來朝何為不謹原本脫當字今增

陳氏春秋後傳　宋陳傅良撰

卷二

桓公五年城祝丘傳以王命討宋不庭而合齊魯之師於中丘入宋刊本宋譌鄭今改

卷五

僖公五年諸侯盟于首止傳天子之宰異於微者也刊本子譌下今改

二十有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刊本宋下衍釋宋公三字據經删

卷七

宣公十有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傳注昭四年殺慶封刊本慶封訛楚子據左傳改

卷十一

定公五年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刊本虞下衍鄭字據經删

春秋分紀　宋程公説撰

卷一

周天王内魯外諸侯年表魯莊公三十五年立公子啟方原本脱方字據史記增

卷四

晉定公十九年敗鄭于鐵原本敗訛取據經改

卷九

鄭卿年表案語故曰馬辟子産原本脱馬字據左傳增

卷十三

鄭公子公族諸氏世譜子帶注字子上昭六年三月壬子卒原本字子上訛子上字子又壬子二字訛季並據左傳改

卷十五

世譜叙篇考異季氏條公彌生頃伯頃伯生隱侯伯原本頃並訛傾據謚法及後文改

卷十七

外夫人妾名譜衛夫人姜氏注宣姜宣公夫人原本姜訛公妾據杜注改

卷十八

黃帝之後世系譜啇契嚳次妃簡狄所生原本簡狄訛姜嫄今改

卷三十

楚地釋名津條春秋傳巴敗楚于津之地原本脫傳字又巴楚二字互訛並據左傳改

卷三十一

虢地釋名桑田條陜州靈寶縣稠桑驛原本驛訛澤據定命錄改

卷三十三

東海條以齊竟東至于海原本東訛與據左傳改

卷四十四

王馬之屬條六繫為廏廏一僕夫原本脫六字據周禮增

卷四十五

周天王記隱公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原本訛作夏君氏卒聲子也案本卷專記周事不應忽入魯事據經文及公羊傳改

卷四十九

魯記成公八年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原本脫禮字據左傳增

卷五十六

晉世本厲公注名州蒲原本蒲訛滿案晉厲公名州蒲見於經傳不當引應劭之說而擅改今據經傳改正而仍存其說

卷六十二

宋世本殤公注宣公子穆公兄子原本兄訛弟據左傳

改

卷六十八

鄭世本子嬰論注齊襄伐鄭問弒昭之罪原本鄭訛豐

據左傳改

穆公注文公子妾燕姞所生原本姞訛氏據左傳改

卷七十

定公論觀宋樂氏以楊楯六十獻趙簡子原本楊楯六

十訛年氏六城據左傳改

卷七十八

吳世本王僚注夷昧子原本作壽夢庶子謹遵

欽定世系譜從公羊傳改

春秋講義　宋　戴溪　撰

卷一上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講義不書即位何也隱攝而不行即位之禮故也案此葢從杜預左傳注隱假攝君政不修即位之禮故史不書之意黄震日抄以為戴氏以經之所無付之不言未免踈漏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案公穀作公及邾婁儀父盟於眛今從左氏又永樂大典所載戴氏講義皆散見各公之下其戴氏原書經文已不可見今即講義審

定的知其從左氏故此書經文皆依左氏傳本編錄以還其舊又及者内為志隱公即位欲求好於邾故也原本及者訛反也據穀梁傳改

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案戴氏此條獨從公穀見成十六年公會尹子昭二十三年尹氏立朝講義

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講義遇之禮造次簡畧有邂逅適願之意原本遇之下衍以字造次訛告之今並刪改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案此條經文戴氏從公穀觀下講

義中屢稱輸平可見　又講義輸之為言納也言納

今之款以求平於我也案此戴氏文雖從公穀而義

仍取左氏

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講義鄭人掩

其不備伐三國而取其師焉案後哀八年宋取鄭師

講義云左氏以為取三師二傳以為取戴由書法觀

之取戴為是與此文自相違戾

冬十月齊人鄭人入郕講義當時諸侯不知有天子者

豈直二國而已哉異時蔡衛陳從王伐鄭其違王命

也不亦大乎原本脱衛字據經文增

桓公四年講義桓公四年無秋冬春秋之法四時具然後為年無秋冬聖人之意傷矣原本脱後字據公羊傳增

六年春正月寔來講義三傳皆以寔為州公之名案左氏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公羊曰猶言是人來也穀梁曰是來也皆不以寔為州公名戴氏誤

八年冬十月雨雪講義孟冬之月隂氣始凝驟有雨雪隂氣盛也案黄震日抄云戴氏獨以夏正言之理亦

未嘗不明知聖人之不書秋為冬矣盖戴氏主夏正而黄震推闡之其云不書秋為冬則駁孔疏自改春秋之說也亦可備釋經一說

十有一年鄭忽出奔衛講義鄭忽未踰年之君也其以國氏者言忽之當有鄭國也原本脫年字今增

十有七年蔡季自陳歸於蔡講義蔡季力足以得國而不有故春秋賢而字之原本有悞歸寀六月蔡侯卒八月季歸則不可謂不歸也今據改

卷一下

莊公元年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講義以魯事考之魯無單伯其為周之卿明矣案張洽集注云築館在秋如單伯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至館成方至豈得預書則戴氏沿用杜注未為精核此條經文當從公穀作逆王姬為是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講義齊人志在滅紀使其出師以伐之紀固不能支也而用計深密遷延若此案此議論最核蓋齊襄託此以欺天下公羊齊學故以復讎許之諸家但駁公羊而不究其傳訛之故不若戴氏

之說為長

五年秋郳犂來來朝講義郳者何夷狄之附庸也案此葢襲胡傳之文考杜預左傳注云郳在東海昌慮縣非夷地也又定元年左傳云滕薛郳吾役也則郳當是宋附庸似不得以介葛盧為比

六年春王人子突救衛講義春秋之法王朝之下士不書名今子突之書何也嘉其救衛而名之也案左傳及程胡諸家並以為書字惟穀梁獨否然范甯註並列鄭康成徐乾二說鄭主書字徐主書名於傳已有

疑詞矣此獨宗穀梁與他說迥異

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講義公子糾者小白之兄也案左氏經文繫子於糾可見納糾為順公羊云糾宜君穀梁云糾可納他如荀卿謂桓公殺兄史記謂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皆以糾為桓兄獨漢昭與淮南王書謂齊桓殺弟蓋是時漢文為淮南兄故昭隱避其辭耳程胡以下皆似桓為兄戴氏獨本古義可備參訂

十有一年公敗宋師于鄑講義莊公狃于再勝之故未

陳而薄宋師敗之于鄑原本鄑訛乘丘據經文改

十有二年紀叔姬歸于酅講義紀侯去國至是七八年矣不知紀叔姬從紀侯出奔歟抑否歟其未歸于酅也與紀侯俱歟其既歸也其諸紀侯之已卒歟皆未可知也原本未歸訛私歸今改

十有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講義先儒以為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案此本孫復之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講義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獨莊公書肆大眚盖春秋予之案此條諸家皆譏

其惠奸佚罰戴氏獨云予之未合經意

二十有四年郭公講義郭公者郭亡也案公穀皆以赤為郭公名其以公為亡字之訛者始於劉敞戴氏益本其說

二十有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講義先儒以為是年之春魯嘗伐戎蓋戎在徐州謂之徐戎案此係引用胡傳語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講義先儒謂伯姬莊公女恐非也案此見杜預左傳註

二十有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講義

案左氏言衛人立王子頹王命齊侯伐衛誠如是齊

侯當聲罪致討豈容率畧如此案此條經文胡傳專

責衛人戴氏兼貶齊人於義尤為周密

三十年夏師次于成案此條經文戴氏從公穀

卷二上

閔公元年冬齊仲孫來講義仲孫秉禮之對有存魯之

心魯之不亡仲孫與有力焉不稱其名嘉之也案劉

敞謂仲孫知魯之可親而不知存慶父之非春秋譏

之戴氏嘉之之說似疎

二年秋公子慶父出奔莒講義哀姜主之于內慶父主之于外疑若可以肆行無忌矣卒至于出奔者季友來歸之功也季子之功雖不足以存閔而足以存魯案胡傳及張洽注俱以經書慶父出奔為譏季氏佚賊戴氏存魯之說似尚未盡

僖公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案此條經文戴氏從公穀　又講義說者謂齊桓公次而後救緩於救邢也此說不然桓公懼狄人乘入衛之餘威倏

至於邢故次于聶北借邢之聲援而杜其欲求之路是乃所以救邢也案此戴氏獨闢之解

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講義齊侯苟得楚人僅服斂兵而止不敢求多焉又何其退縮不武耶案名陵盟後一年而楚滅弦二年而楚圍許則戴氏所謂齊桓退縮不武者實諸家所未及

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講義執人於會非伯討也其書曰秋及者承上文謂齊人也其言曾

及者非也案穀梁及杜預左傳注俱謂魯師為主考前後書法他國再有事則書遂如遂滅偪陽遂滅賴是也伐陳自當為魯及江黄戴氏之說未為確鑿

六年冬公至自伐鄭講義諸侯伐鄭謂其逃首止之盟也原本逃訛盜今改

七年秋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講義齊桓前年伐陳頻年伐鄭二國猶未服故遣其世子聽命于會將以探桓公之意原本頻訛去今改

十有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講義自季友來歸之後如齊

者三所以親齊也原本如訛來今改

十有四年季姬及鄫子遇於防使鄫子來朝講義季姬驕蹇縱恣欲自擇其對故與鄫子遇於防既當其意使來請已故鄫子來朝案此條左傳謂季姬來寧公怒鄫子不朝而止之故遇于防使來朝也戴氏擇對之說盖從公穀

三十有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講義魯僭用天子禮國居東方親祭泰山濟水而望祭西南北三方之山川原本此條缺據黄震日抄補又三望之解

公羊謂泰山河海鄭康成范甯謂海岱淮杜預謂分野之星境內山川趙鵬飛謂岱濟淮言人人殊黃震主戴氏之説蓋天子祀四望故魯之望比天子減常事不書其説較諸家為長

卷二

文公元年晉侯伐衛講義晉襄公不能反已甫及祥祭親自伐衛雖僅能一勝而衛人有報復之師春秋書晉侯伐衛見晉侯之自輕案此説本王沿然沿以晉侯書爵為嘉襄公克纘父功與戴氏著其自輕之説

異

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講義曷為稱國以殺國無政刑使人無所忌憚敢于殺大夫罪人弗得逸之他境非晉殺而何案此條諸家皆用公穀晉君漏言之義戴氏獨謂國無政刑論較正大

九年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講義公行則告于宗廟反行飲至此諸侯之禮也今夫人亦有告至之禮是上僭而敵君也案趙匡劉敞俱謂出姜父母在而歸寧反而告廟得禮之正胡傳則謂出姜不允于魯故特

書以防徼戴氏之說似屬非是

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講義左氏曰頃王立故也誠使頃王之立周之卿士與魯人盟春秋當特書之今書及蘇子盟而不言其人微者也案諸家皆謂王使蘇子來魯而公及之盟與戴氏異

十有二年秦伯使術來聘講義秦穆公初霸西戎欲行禮於中國始歸成風之禭今又使大夫聘焉不敢輕中國也案文六年左傳載秦伯任好卒文九年秦始來歸禭是時康公即位三年矣戴氏以為穆公所遺

誤

十有三年太室屋壞講義太室者世室也世室者伯禽之廟也梁公穀皆以世室為伯禽廟杜預左傳注獨以為周公廟之室考禮記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知公穀為長故戴氏從之

十有五年單伯至自齊講義單伯為魯使齊故執之與歸皆書于春秋梁公穀皆以單伯為魯大夫戴氏從左傳以為周卿士與莊元年送王姬講義同然通核經文王臣未有書至者則單伯非周卿士明矣戴氏

之說未確

卷三上

宣公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講義稱帥師者見宋主乎是戰也宋方得罪于王法不自脩省而汲汲然報怨于鄭故鄭人伐宋宋自取之也案此條諸家多責鄭之報復戴氏兼責宋之篡逆其識尤卓

七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講義是盟也有天子之卿士奉天子之命其事重矣春秋曷為

不書盟左氏以為魯公不與盟之故非也靈公之難晉不討賊成公之立又不請命于天子天子縱不能問罪于晉又使卿士臨之賞罰倒置莫此為甚春秋沒其事以為不足乎揚也案諸家皆從左氏謂諱魯慢盟主自取執辱戴氏獨謂譏王室不能正晉罪論尤正大比諸家為長

十有二年宋師伐陳衛人救陳講義宋衛方盟衛人渝盟以救陳春秋不以為罪而以為善書救陳若善之也案此條之解黄仲炎云陳附楚而宋伐之義也衛

背盟而救之不義甚矣家鉉翁云衛之救陳以媚楚
也今戴氏拘于書救為善之例于事理未合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講義晉侯執德不堅
交鄰不固卒奪于郤克之私而不能自制也案汪克
寬云齊久不與晉之會盟而恃強侵小晉之伐非徒
以笑客之故也戴氏之説未為至確
成公四年杞伯來朝講義文公之時杞桓公來朝請絶
叔姬今杞共公來朝請歸叔姬父子兩世皆昏于魯
叔姬二人皆絶于杞案杜預釋例云杞桓公在位七

十一年先儒謂杞共公生惠公惠公生成公及桓公而史記謂共公卒子德公立德公卒子桓公立中脫成公一代非也要之共公為桓公祖灼然無疑　又僖三十一年經書杞伯姬來求婦蓋子叔姬始歸杞桓公也文十二年杞伯來朝子叔姬卒左氏曰杞桓公請絶叔姬而無絶昏杜氏注云謂立其娣為夫人孔頴達曰文成之世經書叔姬二人皆杞桓夫人也

戴氏所釋殊為舛誤

公如晉講義左氏曰晉侯見公不敬公至自晉欲求成

于楚而叛晉魯之事晉非不勤也一禮之不答遽有叛晉之心賴季文子之言而止不然所喪多矣原本文子訛武子據左傳改

八年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講義魯十二公獨文成二君身受王命然文公書天王猶有臨諸侯之義此書天子姑息之意不足以臨諸侯矣王之三公八命特賜可加一等春秋之書賜命所以異于錫命也案三傳皆以天王天子為王者通稱汪克寛云錫予皆上予下之名義無以異戴氏之說與諸家稍别

十有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講義曹伯自立豈得為無罪執曹伯稱晉侯非謂曹之無罪也惡晉侯之自專也案此條諸家皆以為伯討戴氏謂惡晉侯自專蓋由以同盟為殷同之盟故其說與諸家異

十有六年曹伯歸自京師講義衛侯鄭之歸也以利而不以義故以衛侯自歸為文負芻之入也以公而不以私故春秋以歸自京師書之案陸淳云曹伯篡立王不能定其罪經書歸自京師譏王也據此則戴氏之説誤

卷三下

襄公七年城費講義前卜郊而不從則無以祈穀也後八月螽則無禾矣中間城費見大夫之強而不恤民力如此也案此條諸家祇責大夫之強戴氏兼歲歉立論尤為精核

衛侯使孫林父來聘講義宿之聘衛未移時而林父復來原本衛訛魯時訛辭今改

十有六年葬晉悼公三月會于溴梁戊寅大夫盟講義甫踰月而葬葬而會諸侯其天理已亡矣何以責臣

子之專命乎案此條諸家祗責大夫專盟戴氏推本於晉平之忘親尤為探源之論

二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案乙亥公穀俱作乙亥惟左傳刊本作乙卯及考左氏傳文仍作乙亥又孔穎達正義辨乙亥是十一月朔知左氏古本亦是乙亥乙卯乃今本之誤講義雖無明文據三傳及正義訂正

卷四上

昭公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案原左氏作鹵戴

氏釋此條經從公穀見後叔弓敗莒一條講義知其經文亦從公穀

八年秋蒐于紅講義釋穀梁者曰後比年大蒐失禮故因此以見正原本脫比字據范甯注增

十八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講義當昭公之時三家彊大莫能相下也故三卿並出莫適為主案叔弓乃叔肹之後非叔孫氏也戴氏指為三家誤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講義穀梁曰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非也挾公子公孫之貴而取其邑

以叛春秋不以叛書是貴者義之賊也豈春秋之意乎案穀梁註云會以公孫之貴而得鄭既而不以之叛故書公孫以善之則穀梁之意正褒其不挾貴而取邑以叛也戴氏駁之誤

二十有九年冬十月鄆潰講義觀鄆之潰也知季氏之暴而舉魯國皆非臣子也棄其一國而居其一邑猶不能容相率而叛之豈非畏季之暴蔑棄君臣之義而不顧乎案此條諸家皆責昭公之失民戴氏獨責魯人之無上論尤嚴正較諸家為長

三十有二年取闞講義不言公而取闞是取邿取郭之類也公羊之義得矣案左傳註以闞為魯邑公羊以闞為邿邑考前二十五年左傳叔孫昭子如闞杜註云魯邑定元年左傳季孫使役如闞杜註云闞魯羣公墓所在則非邿邑明矣經文取闞不稱公蒙上公在乾侯也戴氏從公羊之義非是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城成周講義成周之役南面以令諸侯之大夫世變愈下事益可歎案左傳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城成周魏子南面則與韓不信初

無與也戴氏之説未免太疎

卷四下

定公元年九月大雩立煬宫講義昭公之薨也季氏大雩以為媚立煬宫以為報葢昔者昭公之逐季氏也嘗𥠖大雩而不克濟季氏嘗致禱于煬宫矣故小人得藉口以求媚而致報焉案左氏以立煬宫為季氏私禱致報而大雩則未之及戴氏亦指為季氏之求媚尤得其實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講義穀梁曰離

會不致而夾谷至會者喜之也原本穀梁訛公羊今據傳改

十有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講義學者承舛聽訛皆言夫子欲墮三都嗟乎使聖人而欲墮三都也成卒不墮費幾生變則聖人之謀疎矣左氏言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是果出於仲由之謀矣案朱子語錄云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費郈之墮出于不意及公斂處父不肯墮成喚醒叔季二家故其事不成又值齊歸女樂而遂行不然當别處置也則朱子亦主

公羊之說戴氏所辨似未可從

哀公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講義當隱公之時三國之師伐戴鄭伯伐而取之左氏以為取三師二傳謂取戴由春秋書法觀之取戴為是案此條與隱十年鄭伯伐取之講義自相矛盾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講義麟出於野為狩所獲原本狩訛獸今改

春秋列國世紀編

宋李琪撰

卷一

霸世紀晉條宣公十六年滅甲氏及留吁注伯宗勸晉不伐楚而伐狄刊本不訛先據左傳改

成公十五年執曹伯歸京師刊本曹訛晉據經改

襄公五年會吳善道注晉悼公通吳以圖楚刊本通訛遇又誠得悼公之把握刊本悼訛桓今並改

十四年會伐秦注次涇而不濟刊本涇訛江據左傳改

同姓事紀魯條莊公二十二年肆大青注獨書此以見

非制刊本制訛伯今改

卷二

曹條成公十三年甃宣公注公子欣時刊本公訛太據左傳改

衛條成公十四年孫林父自晉歸刊本孫訛荀今改

衛序從王之舉猶曰正也刊本王訛玉今改

晉條僖公二十四年夷吾卒注文公定而後告刊本後告訛復次據杜預注改

卷三

庶爵世紀小邾條僖七年小邾子來朝注得王命而來

刊本得訛仍據杜預註改

春秋說宋洪咨夔撰

自序

斷斷乎循之則治違之則亂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案平齋集違字作失字又無得之則生二句今從永樂大典原文增入

卷一隱公上

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案此係左氏經文公穀則作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今考隱七年伐邾一條說中有公為蔑之盟句知此當從左氏又案永樂大

典所載洪洛夔說皆散見各公之下其洪氏原書經文已不可見今即說中審定知其多從左氏故此書經文多依左氏傳本編錄惟說中顯有明文間從公穀者此一條經文姑從公穀本

公子益師卒說平王之喪公不嗌惠公之葬公不臨事先公之子益師何有哉故卒而不日案此從左傳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之義考劉敞辨疑駁左傳云公孫敖叔孫婼公孫嬰齊宣皆公與小斂乎何以得書日也蓋春秋所據者舊史史不日則其日不可知矣

原本未免附會

二年無駭帥師入極說入者內不受之辭原文引穀梁傳而未明言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洪氏不從公穀作履緰䙡說中稱裂繻可見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案公穀作子伯左傳作子帛原文無所折衷今以說中所引先列公穀之文姑從公穀

夫人子氏薨說春秋之始無以妾母為夫人者此夫人蓋公之妻也案子氏左傳以為桓公之母公羊以為

隱公之母原文從穀梁立義

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案左氏作君氏卒原文從公穀

武氏子來求賻說桓公之立以未踰年改元未出命遣使故武氏子以自來書案此與杜預左傳注云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於冢宰故不稱使意同原文蓋本諸此

四年秋暈帥師說伐鄭之役衛州吁使公孫文仲將案此語本詩序

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說婦人無武事故不言佾而言羽案此說本范甯穀梁注

公子彄卒說生無旌禮死則厚葬以蓋其憾不情甚矣案左傳隱公有叔父有憾於寡人之語原文用此憾字

卷二 隱公下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說公穀曰輸左氏曰渝案此條左氏以為更成公穀以為墮成義正相反洪氏經文從左傳立義則從公穀

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說若曰無駭以滅國去族終其身是聖人絶人自新之塗也其可哉案此駁公羊傳而未明言

九年三月俠卒案俠左氏作挾今案前無駭卒說中有無駭俠皆未賜族之大夫之文如此條經文當從公穀

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說宋蔡衛伐戴而鄭還師伐取戴用力為尤易案此條公穀以為鄭取戴左傳以為鄭取三國之師原文從公穀立義

卷三 桓公上

二年滕子來朝說前年方以長辟為榮今遽自貶以辱其先非人情也穀梁注為長案滕為時王所黜而稱子始於杜預左傳注而范甯穀梁注襲之原文稍為疎畧

秋七月杞侯來朝說公初嗣立杞侯來朝不可謂不敬而兵隨入其國良可哀也案原文駁左傳而未明言

蔡侯鄭伯會于鄧說楚于是乎僭王案史記周夷王時熊渠已立其子康為句亶王紅為鄂王執疵為越章

王至周厲王時復去王號又十一世至熊通是為楚武王楚武三十七年當魯桓之八年而楚復稱王則楚之僭王已久特其中葉曾革而不稱自熊通以後始代沿僭號耳

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說春官有九儀之命命出於天而王司之不可私也案此條三傳皆以為結言而不盟故春秋褒其近古劉敞獨謂齊自相命為方伯朱子亦從其説原文本此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

齊說自齊適魯道阻且長安保其無單伯子叔姬之辱案文十四年齊人執單伯又執子叔姬左氏謂子叔姬齊君舍之母商臣弑舍故執叔姬魯告于王王使單伯請於齊齊并執之公羊則謂子叔姬嫁於齊魯使單伯送之以道淫而見執洪氏於文十四年經文皆從左氏此處所引又從公羊其說自相違戾

五年春正月甲戌說甲戌之下逸其事案此說本趙匡

六年春正月寔來說寔人名猶蔡伯來之類案公穀以寔字作是字解左傳以寔字作實字解程子以寔為

州公之名原文以寔別為一人與上文州公不相蒙
立義迥異
蔡人殺陳佗說使非微行適蔡亦豈談笑所能正其辜
哉案穀梁謂陳侯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君也
而殺之原文本此
冬十月雨雪說公政上干陰陽之和而是冬雨雪故表
而出之案何休謂周十月夏八月未當雨雪故書原
文以夏正釋經其說非是
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說天子命魯主紀昏祭

公因逆后過魯首行外交之私禮案此條諸家皆以為祭公來謀昏於魯惟程傳謂祭公至魯私行朝會之禮原文皆本程說

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說公之立也曹與郕獨不朝郕既伐矣曹不能不為之動案諸家但責世子攝朝事之非不及曹所以朝魯之故原文援伐郕立論最為明確

卷四　桓公下

十有一年秋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說名柔著大

夫盟諸侯之始也 案此說本陳傅良後傳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案經文不著戰地原文謂龍門之戰葢本何休范甯之說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說車之為用上可以錫下下不可以貢乎上案此本左傳諸侯不貢車服之說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說櫟鄭別都案原文用杜預左傳注而未明言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說會于曹而陳不來會伐鄭而蔡後至案此說於三傳無所見考杜預左傳注云蔡嘗在衛上今序陳下葢後至原文本此

十有一年衛侯朔出奔齊說朔以讒得國國人不與請於天子而立黔牟朔是以出奔案衛朔出奔左氏以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所逐公穀以為得罪天子張洽則謂朔立已五年二公子不能獨逐之必因其陵蔑天子周室欲討而後二子得行其志故後文復有

王人子突之救也原文懸揣情事與張氏合

十有七年夏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說公羊注封人卒季立獻舞是季未嘗立也原本卒訛疾案今本何休注云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避之陳封人死反奔喪故賢而字之原文所引蓋即隱括此數語耳封人卒在六月蔡季歸在八月經文甚明知疾字定是卒字之訛今改

卷五　莊公一

元年夏單伯逆王姬案逆左氏作送原文從公穀

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說春官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原本九儀作九錫案九錫之文出於禮緯詳於白虎通與周官九儀不同原文引用殊舛據周禮改

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說王姬無書卒者卒之悲之也以桃李之華配禽獸之行未數月而卒可以知其賢矣案此說於三傳無所見蓋洪氏以事理推而得之要之經文此條所以責魯莊爲齊主昏盡禮於仇耳原文所云非本意也

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說秋中穀已登塲惟宿麥方茁水潦浸之根苗俱腐槩公穀及諸家皆以苗為禾黍之苗不與麥合原文從夏正立論故牽合麥苗為一其說非是

卷六 莊公二

十年荆敗蔡師于莘說楚本祝融之後以僭王猾之故荆以州舉案此本公穀之說與杜預左傳注以荆為楚本號之說互異今考商頌已有荆楚之名似杜注為長也

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說王姬歸于襄我忘仇而主之故其辭詳今歸于桓不主我而過我其辭畧棄此條經文公穀謂以王姬過我而書杜預左傳注則謂魯主昏而書王猶申之云魯主齊襄之昏其罪大故書之詳主齊桓之昏其罪小故書之畧原本從公穀與杜預說迥異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說不歸魯而歸酅合於禮矣原文蓋本胡傳立義案杜預云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江熙云叔

姪來歸不書非歸寧亦非大歸也則叔姬寔先歸於魯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說北杏平宋之會列國駭其所未見皆以微者從棄何休公羊注云桓公時未為諸侯所信鄉故使微者會桓公不辭微者欲以卑下諸侯遂成霸功原文皆本此說然考左傳有平宋亂之文春秋時諸侯必列於會而位乃定則宋公在會可知矣諸侯皆會而書人蘇軾以為衆與之楊時以為責其無王命而推齊侯為

霸義俱較原文為長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說宋背北杏之會是非之間未容立判故會伐於既伐之後以待其定中乎權矣案劉敞云伐宋之時魯本不與謀後聞乃遣大夫往會之耳則經文不過直書其事以著從伯之意原文以為中權似褒之太過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說自宋莊伐鄭已嘗升降蔡衛之班故伯者假此以行其權

案桓十六年公會宋衛陳蔡伐鄭杜預左傳注云蔡

嘗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則非宋莊升降之也又

案杜預謂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自齊桓此年進

之在衛上遂終春秋不改原文本此

十有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鄭說是役宋

以報前侵主兵故序齊上案此說本杜預

卷七莊公三

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說陳微者之婦

非陳侯婦也案公穀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故原

文辨之

二十有三年春祭叔來聘説豈其託王聘為辭歟抑自聘也案此條鄭康成以為祭叔自聘王穀以為假王命來聘二義俱可通故原文兩採之

蕭叔朝公説蕭叔宋附庸原本宋訛齊考杜預宣十二年楚子滅蕭注云蕭宋附庸國正義申之云莊十二年宋萬弒閔公蕭叔大心者宋蕭邑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嘉之以蕭邑封叔為附庸則蕭非齊附庸明矣今改

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説哀姜之行猶文姜其於

桓公則姑姊妹之列案哀姜齊襄女也左傳史記以齊桓為僖公之子唦助趙匡則以為襄公之子原文無所折衷故統言姑姊妹也

二十有五年夏伯姬歸于杞說姬公庶女也案杜預祇云伯姬莊公女考哀姜以莊公二十四年來歸則伯姬為莊公庶女無疑

卷八 莊公四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說衣裳之會十一未嘗有歃血之盟兵車之會四

未嘗有大戰案此四句原文全用穀梁傳語而未明言

冬杞伯姬來莒慶來逆叔姬說杞伯姬主叔姬之嫁故歸寧與來逆相先後案伯姬之來左傳祇云歸寧劉敞又有叔姬適莒慶莊公身自主之之說原文所云未免牽合

杞伯來朝說杞本公爵先書侯今書伯又書子猶滕侯書子皆時王所黜案此說本杜預

二十有八年冬大無麥禾說麥登于夏禾登于秋歲終

併計之咸無馬說本孔頴達左傳疏

三十年夏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鄣說我志不在鄣特次成以張齊之聲勢而鄣即降於齊矣案穀梁謂魯欲救鄣而不能杜預則謂魯聞齊將降鄣而設備原文獨謂助齊降鄣說與諸家迥異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說案左傳城小穀為管仲也此本左傳立義考范甯云小穀魯地孫復云曲阜西北有小穀城則小穀本不屬齊高閌春秋集注云小穀果為齊邑聖人當異其文而繫之齊且莊公雖感齊

桓公之私豈肯為管仲城邑昭十一年傳云齊桓城穀而置管仲葢齊別有穀非魯之小穀也原本所云未免沿訛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說梁丘在曹郱之間案此用穀梁傳語而未明言　又宋序齊上宋先至也案杜預謂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原文別自立義與杜不合

卷九　閔公

元年夏季子來歸說子般之弑成季雖不與知其謀縱

虎兕於通衢意果安在案趙匡謂慶父弑子般季子不誅之者季子威令未著力不能爾非不討也原文責季子故縱殊未平允　又一書季子來歸而季子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自此始矣說與朱子同

二年夏吉禘于莊公說禘者禘其所自出而羣廟合食焉案杜預范甯皆以禘為合食程傳亦從之至朱子始主趙匡禘其始祖所自出不兼羣廟之說原文尚沿舊義

卷十　僖公上

元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說書氏不書姜以示貶且為齊隱也此說本穀梁劉敞駁之云夫人挾小君之尊而殺二子魯不敢討桓為霸主豈得顧同姓而不討之哉既非春秋所恥則非春秋所諱矣原本未得經意

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說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其餘莫敢不至伯圖之盛也原文用穀梁傳語而未明言又遠國訛作小國今改

三年六月雨說僖公獨能勤民而閔雨飭過求已循省

百官故旱不為灾雨亦時應案此用何休公羊注語

四年秋葬許穆公說許男卒於次陘之後公未告至之前卒於師明矣此葢本左氏榖梁傳文案趙匡劉敞駁二傳云許男若卒於師則經當明書之矣今考經文是許男有疾而歸卒於國耳是說立義與原文異

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說非歸寧之時以其子而朝

無其夫矣案孔頴達左傳正義云伯姬未必是成風所生但哀姜既沒成風得為夫人縱非其母亦得歸寧原文所云殊為失考

冬晉人執虞公說虞公非爵且不名虞已為晉晉用虞人執其君也案穀梁傳云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晉命行乎虞民矣原文本此然考劉敞權衡辨穀梁之失若虞民執虞公則書虞執其公可也今書法如是何謂其下執之耶又陸淳云虞公曾為三公故謂之公原文謂虞公非爵說亦疎舛

六年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說楚志在得許而諸侯之救至故釋縛焚櫬使復其所此說本左傳案先儒多以此事為誣趙匡云楚本圍許以救鄭鄭圍已解

楚師亦退許有何懼而隨蔡侯爲滅國之禮乎若爾則許已從楚齊何故不伐許乎又劉敞云是後許男常與諸侯會其不降楚可知原文未免沿訛

卷十一　僖公下

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説奚齊則命嗣卓其母弟案左傳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則卓非奚齊母弟也

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説姬許嫁已久公怒鄫子之不朝而未歸故遇于防使朝而請其歸耳案左傳謂季姬嫁於鄫僖公怒鄫子

之不朝因季姬來寧而止之故遇于防而使來朝公穀則謂季姬自擇所配使鄫子來請已原文葢因公穀之説而小變之當緣誤解經文季姬歸鄫為于歸耳不知女于夫家母家俱可稱歸僖公魯之賢君豈肯令未嫁之女身自請歸乎此條經文自當依左傳立義

二十有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經文會王人上公穀有公字左氏無之考後文七年盟扈一條説云翟泉之盟僖公與晉

狐偃及諸國大夫會恥不言公知此條經文從左氏

卷十二 文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說公繼世得其正矣而有大惡寓焉案朱子謂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不同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案此則國君踰年自應正改元之位原文所云不合經意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說盧植封事晦而月見謂之朓案

此本劉向五行傳語盧植封事特引之耳

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說僖繼閔後豈容升之於上以亂昭穆之序哉此說本穀梁考范甯穀梁注謂臣不先君猶子不先父故傳引昭穆為喻耳非謂閔僖異昭穆也孔穎達謂閔僖不得為父子同為穆耳升僖先閔乃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禮必不然原文義未明晰

三年秋雨螽于宋說蓋天變之尤異者以為隊而死非

矣原文駁左傳而未明言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說娶元妃以奉粢盛宜書公逆女夫人姜氏至而畧之何即為魯諱也案此條經文左傳以為卿不行公羊以為下娶大夫原文獨本穀梁立義

六年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說陽處父之殺狐射姑之奔傳者皆以為易班漏言之故非經意也案此條經文三傳第載易班漏言之事原文獨謂趙賈爭立君而殺之於情事亦甚合

閏月不告月説不告朔曰不告月案公穀謂閏不告朔

原文獨從左傳立義

卷十三 文公二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説晉趙盾主之

公與大夫會而不恥者有諸侯以分其恥也案經文

不序諸侯不名晉大夫左傳以為公後至公穀以為

公為諸侯所賤故略之孫覺又謂晉君幼不能盟大

夫權宜而盟諸侯故經文無貶辭原文立義迥異諸

家而説亦正大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說敖往涖盟似知保小之義而志在於聲已託公營私其意曖矣案左傳敖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冬敖如莒涖盟且為仲逆見已氏美而自娶之則此已氏非聲已也

九年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說公逆婦姜於齊而不至如齊而返告至於廟如始歸何前之倨後之恭案胡傳謂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原文非是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說靈公幼晉政歸趙盾人心不能平也盾於是殺大夫之不附已者案左傳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以為不可先都等使賊殺克故晉誅之原文別自立義與傳大異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說觀燕喜之詩僖公奉母為甚至然未嘗以夫人之禮過尊之案孫覺謂成風之所以為夫人以僖公失禮也原文益駁此說

十有三年夏邾子遽蒢卒說邾文公嘗用鄫子於社不仁甚矣遷繹而卒君子曰知命命豈不仁者所能知哉原文駁左傳而未明言

大室屋壞案此條經文左穀作大室公羊作世室又公穀皆以所壞者為伯禽廟杜預左傳注則以大廟之室釋之蓋獨以為周公廟孔頴達申之云考明堂位魯有文世室武世室若是伯禽之廟則宜舉其號謚故知是周公廟室也原文經從左氏解從杜預

十有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說邾元妃齊姜生定公猶

晉穆嬴生靈公原文嬴訛姜據左傳改　又左氏以為趙盾公羊以為郤缺穀梁又以晉人為郤克與公羊不同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說孝公弟潘殺孝公子而立是為昭公昭公弟商人殺昭公子而立是為懿公案此於左傳無所見原文蓋本史記

十有五年夏單伯至自齊說單伯為魯請叔姬於齊齊為無道誣單伯以淫幷叔姬執之案左氏以單伯為周大夫以求歸子叔姬而見執公穀以單伯為魯大

夫以道淫而見執原文全從左傳立義而又兼採公穀之說以為齊人以淫誣單伯與諸家迥異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說齊弑我甥不敢問執我女兄弟不敢校案孔穎達正義已不知子叔姬為何公之女原文以為女兄弟蓋以先公之女稱子之例推之也

十有八年冬十月子卒說赤立未踰年見弑案子之名左傳作子惡公穀作子赤原文從公穀

卷十五宣公一

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說秦晉戰於河曲胥甲不肯薄人於險未為大罪也況相去八年豈為宿憝之猶在是蓋權臣之私惡案左傳謂晉人討不用命者而放胥甲父杜預釋之云謂文二年戰河曲不肯薄人於險原文全駁是義

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說楚得鄭遂侵陳宋而晉獨救陳陳急而宋緩也案左傳有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句張洽謂宋有弒君之罪不當救略之說與原文大異

五年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說受刼而婚藉婚而脫不以卑子女辱祖禰爲羞案楊士勛穀梁疏以叔姬爲宣公同母姊妹原文則以爲宣公之女立說互異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說凡弑君之賊不再見而盾再見者猶魯翬弑隱立桓而專魯益重示天下以亂賊之不討也原文駁公羊傳而未明言

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說黑壤一會而四國元惡已逭諸侯之討人極隳矣案左傳晉靈既弑趙盾使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鄭靈

既弒鄭人乃立襄公則晉成鄭襄本非篡立未可與宋文魯宣同論也

卷十六 宣公二

九年冬陳殺其大夫洩冶說入春秋百餘年來未有以諫死者治獨以諫死傳者猶以無自立辟為言則君臣之倫廢矣原文蓋駁左傳而未明言

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說凡以適立則遣使於即位之年來聘莊文是也立不以正則遲之以待其定桓僖宣是也案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元

年王使毛伯來歸公命皆非聘也原文舛誤

卷十七　宣公三

十有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說曾以楚强欲與會而歸父先會齊侯謀示齊不敢有二心也案此說於三傳無所見原文蓋推當日事勢而得之

十有五年初稅畝說今宣通公私為一隨畝而稅案此條經文何休謂時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宣公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徐邈則謂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田十之一與何說異原本蓋本徐說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說赤狄
三族盡滅之不仁甚矣案經文甲氏留吁止二族考
左傳晉所滅者又有鐸辰杜預注云鐸辰不書留吁
之屬原文所稱三族蓋本此
夏成周宣榭火說王城有宣王東會諸侯時所築之榭
案公穀以榭為樂器所藏杜預以榭為講武屋原文
未能折衷故第云宣王所築之榭
十有七年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說是
盟雖同於外楚而連雞之勢其何關于輕重案是盟

穀梁以為同外楚程傳以為同謀伐齊原文從穀梁

十有八年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說歸父雖復命去

國為有禮難乎蓋前人之愆原文駁左傳而未明言

卷十八成公一

元年三月作丘甲說若以為丘出甸賦是四倍於古矣

此蓋一丘出一甲士四丘之甸則甲士四人視昔三

加之一原文駁杜預左傳注而未明言至一丘出一

甲士之說蓋本孫覺

三年新宮災說是宮祖禰世居公修舊方新而有是變

案三傳皆以新宮為宣宮原文獨以為魯君世居之宮立義與諸家大異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說武公宮也案此條經文公穀以為立武公之宮左傳以為桒武軍杜預注左傳兼采公穀之義蓋已以左傳為非矣原文亦從公穀立義

卷十九成公二

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案此條經文公穀作來錫左氏作來賜洪氏從公穀觀說中有命服之

錫以示勸句可見　又君天下曰天子尊王以天則春秋書法也而此獨變其文者何案杜預范甯皆以天王天子為王者通稱其不同者史異辭耳原文謂變文示譏立說與三傳大異

卷二十　成公三

十有三年三月公如京師說王室東遷諸侯莫知朝王僖公為魯賢君其如京師不過遣公子遂叔孫得臣而已案僖公之世僅一遣公子遂聘周而已叔孫得臣如京師在文公元年與僖無涉原文舛誤　又他

國過周不朝亦可見矣案左傳有公及諸侯朝王之語則他國非盡不朝也

十有五年夏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説朝奔暮歸倚晉為賸案杜預云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原文本此

十有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伐鄭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説公以會至不以伐至見從伐非公本心案穀梁云公不周乎伐鄭范甯注云公逼諸侯為此盟爾意不欲更伐鄭原文本此

卷二十一　襄公上

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於鄫說八國散歸韓厥獨以偏師致伐案經文次鄫之軍會曹邾之師皆在則圍彭城後散歸者止宋衛莒滕薛五國耳原文舛誤

三年六月同盟于雞澤說虛打鄭未服齊不至雞澤齊至鄭亦服案虛打之盟齊崔杼與焉不可謂不至原文舛誤

陳侯使袁僑如會說袁僑至非後會而殊盟大夫不可

與諸侯同歃也案公羊傳及杜預范甯諸家俱謂諸
侯既盟袁僑方至原文謂至非後會說本孫覺
五年秋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說申與壬夫之誅不失
大夫公子者罪在專殺不可盡謂楚不刑也原文駁
左傳而未明言
六年莒人滅鄫說滅者亡國之善辭鄫取後于莒以廢
其世祀罪在鄫子豈應獨以罪莒而鄫得善辭此說
本趙匡
七年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于鄬說鄬之

會謀陳也此說本趙匡與三傳大異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會吳于柤說鍾離以
諸大夫殊會吳中國之辱也柤以列國之君殊會吳
中國之大辱也案是時楚氛方熾故晉悼通吳以為
犄角即齊桓遠結江黄之意也趙鵬飛云柤楚地會
吳於此以示晉已得吳楚謀出兵則懼吳之襲其後
而内有所忌然後晉得以服鄭耳原文所貶未合情
事
戍鄭虎牢說諸侯雖城而莫之守復為鄭有也案公羊

傳云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何休釋之云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共以拒楚爾無主有之者原文說本公羊而謂虎牢復為鄭有則失其旨

卷二十二 襄公下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說魯本三軍陰益而四案杜預謂魯惟上下二軍胡傳謂魯本有三軍原文據鞌之戰四卿並將而謂魯舊有四軍其說互異當並存以備參考

十有五年春劉夏逆王后于齊說王后卿逆公監之禮

也說本杜預

卷二十三　昭公一

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案大原左氏作大鹵今觀說中稱大原知洪氏於此條經文獨從公穀

秋莒去疾自齊入於莒說展輿雖非手弑立不討賊失君國之道矣案左傳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陸淳謂如傳所云則展輿首惡矣恐傳文本是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而傳寫訛之字為以字耳原文全本其說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說僖大雨雪公羊以為雹此大雨雪左氏以為雹雪者陰陽之和雹者陰陽之戾案經文大雨雪左氏作大雨雹覯說中雪雖有霑足優渥之功知洪氏於此條經文獨從公穀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說由四而三由三而兩季氏遂有魯國之半軍制愈縮公室愈卑何復古復正之有哉原文駁公穀而未明言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說魯政在三家齊何所畏於我而急急求平哉案左傳有齊求之也句與下癸巳齊

侯次于虢之文語相連屬杜預遂解此條經文為燕與齊平劉敞謂考傳下文有燕人行成之語則上當云燕求之不當云齊求之矣杜說實與傳意違錯今考穀梁亦謂魯與齊平原文從穀梁不從杜氏

叔孫婼如齊涖盟案叔孫婼公羊作叔孫舍洪氏從左氏穀梁觀前說中叔孫婼所以如齊涖盟也句可見

卷二十四 昭公二

九年夏四月陳災說裨竈謂五年陳將復封案左傳此係裨竈語原本誤作梓慎今改

十年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說中軍既舍三卿並將名為二軍而實三也案叔弓乃叔肸後非叔孫氏也原文舛誤

十有一年冬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說宋襄圖伯用鄫子於睢社而不得其死魯伐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而公亦不得其死案宋襄魯昭未可謂不得其死原文未免疏舛

十有二年晉伐鮮虞說伐徐楚以爵舉伐鮮虞晉以國舉致楚之横皆晉之為故深致其貶案杜預云不書

將帥史闕文說與原文大異

十有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案弑左傳穀梁作殺原文從公羊詳見說中

卷二十五　肥公三

十有七年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說晉既滅潞氏又滅甲氏及留吁既滅肥又圍鼓以鼓子鳶鞮歸今又滅陸渾原本肥誤綿案滅肥見昭十二年左傳原文蓋以傳有以肥子綿臯歸句而誤也

十有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說此乃聖

人耳目所接謹而日之實弑無疑也此據經文以駁三傳說本歐陽修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說書自鄸而不失族責曹君不能存賢者之後也非為賢者之後諱也亦非為賢者之後録也原文駁公羊而未明言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說鄭殺三公子曰盜衛殺君之兄曰盜案襄十年盜殺鄭子駟子國子耳子耳係鄭穆公孫非皆公子也

二十有二年王室亂說景王以太子壽早世愛庶子朝

欲立之會崩單子劉子立太子母弟猛為王而朝作亂案傳注而不明言猛為太子壽之母弟至宋胡瑗始有是說蓋推經意而得之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說以者不以者也不以而以之則二子為有罪焉此蓋因經有以字故謂劉單專置君之權耳不知王猛時尚不能自立出入皆劉單之功聖人據實而書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原文非是　又王書名以違父爭立之故案經文繫王以名劉敞謂王者在喪之稱胡寧謂以別於子朝其說皆

是非貶其爭立也原文殊失經意

卷二十六 昭公四

二十有四年春婼至自晉案洪説並列三傳經文無所折衷然大旨則以意如至自晉爲比考昭十四年意如至不書族知此條經文不從公羊又叔孫昭子之名前後俱從公羊作舍

二十有六年夏公圍成説取鄆猶有齊爲之主成則獨圍之案左傳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師從公齊師圍成則此役實公以齊師圍成也經不書者王沿謂惡齊受

季氏之賂雖得齊師不足以也原文所云似未詳考事寔

二十有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說前之會扈謀納公蓋其偽令之留公竟上不逆則其情也案左傳公如晉將如乾侯使請逆於晉晉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則其始本不逆也

三十年冬吳滅徐說吳志在圖楚先芟夷其枝葉滅州來滅胡沈遂伐徐案雞父之戰吳止獲胡沈之君未嘗取其國也觀定四年蔡滅沈定十五年楚滅胡可

見似不可與滅州來等並論

三十有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說不以黑肱繫之邾其不臣於邾非一日也案此條經文公穀以為邾封黑肱於濫别自為國故不書邾杜預則以為闕文原文别目立義不從三傳之說

卷二十七 定公上

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說十月納禾稼菽之登其時也案杜預謂周十月今八月也故以隕霜為非常之災原文以夏正說經與杜氏異

四年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于召陵侵楚說劉文公志於攘夷尊夏而中興周室左傳有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之語原文歸功劉子盖本於此公及諸侯盟于皋鼬說公內受制於彊臣外見拒於大國故因諸侯之會汲汲求為是盟以假重操心危矣此說本程傳

五年夏歸粟于蔡說蔡受楚圍魯歸之粟豈季平子為政果以周亟為心哉蔡為晉重故用是以結之原文駁左傳而未明言

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說鄭俘之獻二卿皆往功不得而專焉亦足以知季仲相忌而不相下矣案左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虎彊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則非季仲爭功而偕往可知原文於此條不從左傳而下城中城之解又有報幣之行因孟懿子二語未免自知矛盾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說忌去何以示貶案杜預以何忌不言何為闕文於義為長考之全經無去二名一字以示貶者原文非是

八年秋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案公羊作趙鞅左穀作士鞅原文雖無所釋而下盟曲濮說內有趙鞅有鄭衛之侵知此條經文獨從公羊

卷二十八　定公下

十有二年冬公圍成公至自圍成說公狃于兩邑之墮不思成未有變不可遽墮公斂處父遂得以保障為孟孫謀故至以危之案陸佃云聖人之化既行遲之期年公斂陽情見勢屈墮成易耳定公何乃狃於速克躬駕以攻之輕於一出無功而返知此從未訪於

仲尼也原文本此　又明年攝相而魯大治案史記孔子世家以墮三都為定公十三年事攝相事為十四年事魯世家則謂俱十二年事彼此互異胡宏云三家之意既變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攝相之事且考之經文明年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囿大蒐絶與墮都之意不侔知夫子去魯久矣原文尚仍史記之訛

十有三年薛弑其君比説舉國以弑非謂國人皆當誅也原文駁孫復之説而未明言

十有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說一旦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命士歸俎實而惠術行馬寨杜預以脤為祭社之肉蓋本左傳受脤于社之語惟何休公羊注以為祭宗廟之俎實原文從何立義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說南子通於宋朝蒯聵不堪婁豬艾豭之辱必有形於辭色者此說本劉敞與左傳所記事蹟大異

十有五年冬城漆說邾庶其以漆來奔久矣今而城之將有事於邾也此說本張洽

卷二十九　哀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說異時欲去三桓君臣多閒奔衛適越與昭同科案左傳祇云公孫于邾遂如越而已史記則云公初奔時適衛原文從史記

秋齊侯衛侯伐晉說晉世主夏盟秦狄之外無敢伐之者案文元年衛人伐晉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則列國之伐晉前此已有之矣特春秋予晉以霸故於衛書人於齊書遂以示貶爾原文立說稍踈

三年冬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說據此則是

歸過於駟之不時遷當書蔡其其大夫公子駟蔡遷於州來不應遷在殺前也原文駁杜預左傳注而未明言

三年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説桓僖異宫火同時起説本孔頴達　又初非延燒故不書及非為適等也二宫雖皆祖廟豈無尊卑之别乎案公羊傳云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休注云親過高祖親疎適等又穀梁傳云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范甯注云遠祖恩無差降故不言及原文駁二傳而未明言

四年盜弒蔡侯申案弒左氏作殺今據說中有弒君者
翩也等句知洪氏於此條獨從公穀　又說宣十七
年蔡侯申卒昭侯是其元孫而與高祖同名非誤也
無其祖也原文駁孔穎達在傳疏而未明言

卷三十　哀公下

七年夏公會吴于鄫說吴夫差入越敗齊之餘欲伯中
國案吴敗齊在哀十一年原文蓋通後事言之也
秋公伐邾以邾子益來說執當書以歸而書以來微其
嗣以晦虐邾之迹也案陳岳云於諸侯則曰歸於魯

則曰來劉敞云以歸可施於列國不可施於我則經文本是據事直書原文非是

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歸邾子益于邾說齊與邾有甥舅之好遂伐取二邑魯懼兩彊之合而念所以召寇者在益於是歸之案齊取讙闡左傳謂魯不以季姬與齊故齊怒而取邑原文從公羊立說與左傳異又公羊謂魯以二邑賂齊非齊來伐左傳則謂齊鮑牧帥師伐取二邑原文從左傳